“賤臣筡西問秦王”觚之“必方”補證

（首發）

抱小

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M274出土的“賤臣筡西問秦王”觚最末一段有下列文字：

有=（又有）最奡（？）、必方、嬰（櫻）母（梅）、橘牖[[1]](#endnote-1)（柚）、毗（枇）杷、茈橿（薑）之林，鐘蠪（籦籠）、胥（？）之州，美丹之穴，贛勒（瑊玏）【之山】，敝稯（椶）、桃支（枝）之渚，而萬物無不有巳（已）。

 

關於“最奡、必方”，李天虹、熊佳暉、蔡丹、羅運兵《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M274出土“賤臣筡西問秦王”觚》一文認為：

原文“奡”形的左右還有墨蹟，右旁可能從 “豕”或“犬”。《說文·夰部》云“奡”讀若“傲”，古籍中有“敖”聲字與“豪”通用的例子，那麼此字的用法或許與“豪”有關。《說文·㣇部》解釋 “豪”：“豕，鬣如筆管者，出南郡。”“必方”可能當讀作“苾芳”。 苾、芳多指香氣，這裏泛指有香氣的草木。 《大戴禮記·曾子疾病》：“與君子遊，苾乎如入蘭芷之室，久而不聞，則與之化矣。”

又於附注中謂：

文獻可見“必方 ”，又作“畢方”，或以為神鳥之名。《山海經·西山經》：“（章莪之山）有鳥焉，其狀如鶴，一足，赤文青質而白喙，名曰畢方。其鳴自叫也，見則其邑有訛火。”（清）郝懿行撰、欒保群點校《山海經箋疏》，第67頁，中華書局，2019年。

方勇先生認為應是從“戛”得聲之字，讀爲“棘”。又引《小爾雅》：“最，叢也。”則“最戛”猶“叢棘。”如此，叢生的棗樹應該可以與下文諸多植物名稱能夠相類。附帶他又對“必方”一詞作了下面的解釋：

按，“苾芳”指香氣是正確的，但是由此進一步理解爲指有香氣的草木，則有增字解經之嫌。我們認爲，“必方”可讀爲“㮿枋”，《說文》：“㮿，木也。從木畢聲。”“枋，木，可作車。從木方聲。”從文章的這段敘述文辭來看，都是在講秦國所擁有的物產如何之豐富，故此處列舉的“最戛（棘）、必（㮿）方（枋）、櫻梅、橘柚、枇杷、茈薑”等應均為植物類的名稱，這也能夠和後文的“林”相應。[[2]](#endnote-2)

邴尚白先生認為：

此段所言皆為“林”，“必方”應為木名。方勇讀“方”為“枋”，指木質堅緻，可用以造車的枋樹，可從。然讀“必”為“㮿”，則有待商酌。《說文》：“㮿，木也。”段注云：“未詳。”“㮿”字於傳世文獻僅見於字書，屬於何種樹木亦不清楚。武威漢簡《儀禮》簡 14 有“㮿”字，然非用為木名，而應讀作“畢”。將觚文“必”讀作罕見且字義不明的“㮿 ”字，未必可信。由音義考之，“必”可讀為“榧”，“必”、“榧”二字上古音分別為幫母質部及幫母微部，聲母雙聲，韻部微、物部與脂、質部相近，至西漢時已合流，《詩·衛風·淇奧》“有匪君子”，《釋文》：“匪，本又作斐……《韓詩》作邲。”清華簡〈殷高宗問於三壽〉簡 5、7、8 的“非”字，皆應讀作“必”，皆為“必”、“非”兩聲系的通假例證。木名“榧”屬杉樹類，木理甚美，可用以製作器物，果實亦可食用。[[3]](#endnote-3)

我們認為，方勇、邴尚白兩位先生似太過拘泥於“林”了，有可能犯了方向性的錯誤。

我們知道，林中不僅有植物，鳥獸亦時常出沒。王寧先生認為：

“奡”當讀“獒”，“最獒”當是一種良狗。必方，整理者認為當讀“苾芳”，又在註[39]中云“文獻可見‘必方’，又作‘畢方’，或以為神鳥之名。”按：作鳥名是也。[[4]](#endnote-4)

雖然與上引《湖北雲夢鄭家湖墓地M274出土“賤臣筡西問秦王”觚》一文將“奡”讀為“豪”，引《說文·㣇部》“豪：豕，鬣如筆管者，出南郡”為證的理解不同，但將“最奡（獒）”“必方”看作禽獸，方向是應該是正確的。檢揚雄《蜀都賦》開首一段有云：

蜀都之地，古曰梁州。禹治其江，渟皋彌望，鬱乎青葱，沃壄千里。上稽乾度，則井絡儲精。下按地紀，則巛宫奠位。東有巴賨，綿亙百濮，銅梁金堂，火井龍湫。其中則有玉石嶜岑，丹青玲瓏，邛節桃枝，石䲛水螭。南則有犍䍧潛夷，昆明峩眉，絶限㟍嵣，堪巖亶翔。靈山揭其右，離堆被其東。於近則有瑕英菌芝，玉石江珠。遠則有銀鉛錫碧，馬犀象僰。西有鹽泉鐵冶，橘林銅陵，邙連盧池，澹漫波淪。其旁則有期牛兕旄，金馬碧雞。北則有岷山，外羌白馬。獸則麙羊野麋，罷犛貘貒，𪋉𪋮鹿麝，戶豹能黃，獑胡雖玃，猨蠝玃猱，猶豰畢方。[[5]](#endnote-5)

子雲賦的這一段總寫蜀都之地理位置、特產及異物珍怪，也有“畢方”一詞，與觚文之用“必方”相同。

案《廣雅·釋天》曰：

土神謂之羵羊。水神謂之冈象。木神謂之畢方。火神謂之游光。金神謂之清明。

王念孫《疏證》云：

《淮南子·氾論訓》“山出嘄陽，水生㒺象，木生畢方，井生墳羊”，高誘注云：“㒺象，水之精也；畢方，木之精也。狀如鳥，青色，赤腳，一足，不食五榖；墳羊，土之精也。”墳與羵通。《法苑珠林·六道篇》引《夏鼎志》云：“罔象，如三歳兒，赤目，黑色，大耳，長臂，赤爪，索縛則可得食。”張衡《東京賦》作“罔像”，並與“冈象”同。《韓非子·十過篇》云：“畢方並鎋，蚩尤居前。”“畢”字或作“必”。《藝文類聚》引《尸子》云：“木之精氣爲必方。”又《法苑珠林·審察篇》引《白澤圖》云：“火之精名曰必方，狀如鳥，一足，以其名呼之則去。”又云：“上有山林，下有川泉，地理之閒生精，名曰必方，狀如鳥，長尾。”薛綜注《東京賦》云：“畢方，老父神，如鳥，一足，兩翼，常銜火，在人家作怪災。”説並與《廣雅》異。[[6]](#endnote-6)

檢《淮南子·氾論》原文作：

夫雌雄相接，陰陽相薄，羽者爲雛鷇，毛者爲駒犢，柔者爲皮肉，堅者爲齒角，人弗怪也；水生蟪娠，山生金玉，人弗怪也；老槐生火，久血爲燐，人弗怪也。山出梟陽，水生罔象，木生畢方，井生墳羊，人怪之，聞見鮮而識物淺也。天下之怪物，聖人之所獨見，利害之反覆，知者之所獨明：達也。同異嫌疑者，世俗之所眩，惑也。[[7]](#endnote-7)

高誘注云：

梟陽，山精也。人形，長大，面黑色，身有毛，足反踵，見人而笑；畢方，木之精也。狀如鳥，青色，赤腳，一足，不食五穀。

觚文為了寫秦國之物產應有盡有，故不惜故作夸飾之語。其實有些精靈、神獸，頗為荒誕，不必確有其物。試比較《紅樓夢》第五回云：

說着，大家來至秦氏房中。剛至房門，便有一股細細的甜香襲了人來。宝寶玉便愈覺得眼餳骨軟，連說好香！進入房向壁上看時，有唐伯虎畫的《海棠春睡圖》，兩邊有宋學士秦太虛寫的一副對聯，其聯云：

嫩寒鎖夢因春冷

芳氣籠人是酒香

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着寶鏡，一邊擺着飛燕立着舞過的金盤，盤內盛着安祿山擲過傷了太真乳的木瓜。上面設着壽昌公主于含章殿下臥的榻，懸的是同昌公主制的連珠帳。寶玉含笑連說：“這裏好！”秦氏笑道：“我這房子，大約神仙也可以住得了。”說着，親自展開了西子浣過的紗衾，移了紅娘抱過的鴛枕。

《紅樓夢》的作者正是通過描寫這些擺設物品來體現其室內的奢華、香豔，實際上是不必真有。其中的“案上設着武則天當日鏡室中設着寶鏡”這句，正如甲戌本有側批云：

設譬調侃耳。若真以為然，則又被作者瞞過。[[8]](#endnote-8)

這也與“賤臣筡西問秦王”觚使用的修辭方式同為一例，蓋皆為古今文人一貫之伎倆。

因觚文為遊說秦王之辭，故乃憑藉不爛之舌，多方設譬取喻，極盡“忽悠”之能事，輔之以異祥靈怪及奇珍異石等，亦不過欲令聽者心動而已，又何妨夸大其詞哉！

又司马相如《子虚赋》描述“雲夢澤”的語句有：

外發芙蓉蔆華，內隱鉅石白沙。其中則有神龜蛟鼉，瑇瑁鼈黿。其北則有陰林巨樹，楩枏豫章，桂椒木蘭，蘗離朱楊，樝梸梬栗，橘柚芬芳。其上則有赤猨蠷蝚，鵷雛孔鸞，騰遠射干。其下則有白虎玄豹，蟃蜒貙豻，兕象野犀，窮奇獌狿。[[9]](#endnote-9)

其中的“窮奇”也是神獸之名，可見《蜀都賦》與《子虚赋》都是在一般的動物中雜以不經見的神獸，二者同理。我們都知道，子雲作賦是擬相如的，《漢書·揚雄傳》說：“先是時,蜀有司馬相如，作賦甚弘麗溫雅，雄心壯之，每作賦，常擬之以為式。”可以比照。

最後，我們對“最奡”一詞試作簡單的分析。“奡”作、，雖然此字不能確釋，而且“最奡（？）”也難以從傳世文獻中找到對應的詞，但也應為動物或精怪之類，是可以肯定的。據上引揚雄《蜀都賦》的“猶豰畢方”，頗疑觚文此字或可釋為“獿”。試比較秦印“王獿”之“獿”作[[10]](#endnote-10)。我們知道，“獿”這種動物身體便捷，性善登木。而且“最獿、必（畢）方”皆生存於林中。但“最”字實在不知該如何解釋，無法落實，只能敬待高明有以教我了。

附記：

小文就“奡”字的字形曾先後請教過郭永秉和陳劍兩位先生，謹致謝意！

參考文獻

鄔可晶：《“夒”及有關諸字綜理》，收入鄒芙都主編《商周金文與先秦史研究論叢》，科學出版社，2019年。

1. 此字原釋為“鼬”，何家興先生改釋為“牖”，見《秦簡和楚簡文字互證二則》（待刊稿），蒙何先生慨允引用，謹致謝意。 [↑](#endnote-ref-1)
2. 方勇：《讀“賤臣筡西問秦王”觚札記一則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網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?qinjian/8820.html，2022-10-25。 [↑](#endnote-ref-2)
3. 邴尚白：《雲夢鄭家湖秦觚〈賤臣筡西問秦王〉新釋文及考釋──附論觚文中之黃帝言及所涉史事之時間、背景》，第35屆中國文字學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，台灣東吳大學(2024.6.1.-2.)。 [↑](#endnote-ref-3)
4. 王寧《〈賤臣筡西問秦王〉觚初讀》，武漢大學簡帛網-簡帛論壇-簡帛研讀，http://www.bsm.org.cn/forum/forum.php?mod=viewthread&tid=12729&highlight=%E8%B3%A4%E8%87%A3%E7%AD%A1%E8%A5%BF%E5%95%8F%E7%A7%A6%E7%8E%8B，發表於 2022-4-10。 [↑](#endnote-ref-4)
5. 張震澤：《揚雄集校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09年，第1—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5)
6. 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284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6)
7. 何寧：《淮南子集釋》（中冊），中華書局，1983年，第980—981頁；張雙棣：《淮南子校釋》（第四冊），中華書局，2024年，第1943頁、1949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7)
8. 《脂硯齋重評石頭記》（甲戌本），人民文學出版社，2016年，第129—130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8)
9. 《史記》（第九冊），中華書局，2014年，第3642—3643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9)
10. 轉引自單曉偉：《秦文字字形表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7年，第446頁。 [↑](#endnote-ref-10)